

谁黑谁白，谁是庄家？

首部揭密地下六合彩的长篇小说

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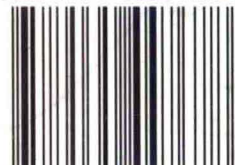
陈浩◎著



小说以席卷全国的地下
六合彩风暴为大背景，
深层次地揭示了六合骗局存在的社会原因，
展现了畸形发展和社会道德观念之
间的矛盾冲突。

上架建议：畅销书 / 小说

ISBN 978-7-5354-4767-8



9 787535 447678 >

定价：22.00 元

谁黑谁白，谁是庄家？

首部揭密地下六合彩的长篇小说

黑庄

陈浩◎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庄/陈浩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354-4767-8

I. 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1847 号

责任编辑:林 子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一创意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5

版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章

1

六合彩让一部分人上了天堂,一部分人入了地狱。

2003年的秋天与往年的秋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开金店的余宏志来说,却是一个财富传奇的开始。那个秋天,他到了要决定自己命运的又一个重要关口。开了五年小卖部,贩了一年钨金,开了十年金店,让余宏志积累了一些从商的经验,也积累了近二十万元的财富。这些年,就在他于香樟这个地处鄂南的小城市里埋头做着金银首饰的生意并沾沾自喜的时候,社会上正发生着一些明显的变化。城市建设让城区疯长了一倍;企业改制使成亿的国有资产变为私有;招商引资成了政府的主题工作。电视节目经常播放着关于财富的话题,一夜暴富的故事里也经常出现熟悉的名字。财富啊,财富!余宏志感觉到,财富正扰乱着他这个小资之家的平静,也激活了他的那颗不安分的心。

十年前当余宏志从城郊来到这个城市中心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像老家人说的,他出人头地了,上街、进城,他成了这个城市的真正主人。在老家,他听信了老人要致富先开铺的至理名言。开小卖部虽说没能让他致富,但还是让他完

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并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源，这些让他在老家后山发现了钨金矿的时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家的村民从自家的责任山用锄头挖出的钨金并不知道怎样卖出去，而余宏志正好认识城门冶炼厂的出纳张琴，冶炼厂也正好需要这种东西。张琴在做出纳的同时，还兼负责厂部的门市部，有几次进货都是余宏志当的搬运。余宏志觉得机会来了，就不听家人的劝阻，把小卖部以 5000 的价钱盘给了隔壁，全部用来收购钨金。一年下来，余宏志的资产由 5000 元变成了 50000 元。张琴也在冶炼厂停火后，辞职做了余宏志的全职太太。他们的爱情没有任何浪漫的色彩，一年来他们一直在一起秘密策划并肌肤相亲。不到年底，他们的努力有了结果，5 万元的真金白银，外加张琴的怀孕。

如果说余宏志的发家带有投机因素的话，那他以后的金店则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腰里揣着 5 万元钱的余宏志对金银有着特别的认识，他觉得金银就是财富的象征。当岳父说自家的门店空着，问是不是做点什么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开金店。他的金店开始实际上就是一个金银修理修配的地方，毫不起眼却暗藏玄机。白天加工修理一些金银首饰，也收购一些来路不正的东西。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从一种叫强水的液体里还原白天帮人洗首饰时溶解下来的金子。当一伙常在他家里打麻将的同学整天讨论着加工资的话题的时候，他们却暗暗的积攒了 20 万元的身家。张琴对这一切非常满意，而余宏志却隐隐地觉得不安。他有种感觉，在这个财富时代，他的那 20 万很容易就会被淹没了。

那个秋天，彻底改变了余宏志的命运轨迹，这是他事先一点也不曾想到的。在那个秋天里，很多人都在议论着一件事：香港六合彩。他没有像那伙打麻将的同学那样参与进去，因为他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他有他的打算，计划与人合伙买一辆后八轮的货车。这件事他已盘算了很久。南县的城镇也在扩建，但南县只产石头不产



沙。用后八轮运沙，一车顶八农用车。刨掉油费和工资，一趟能赚400元，每天两趟就是800元，不要一年就能归本。但他还没最后下决心，毕竟20万是他的全部身家，必须慎重考虑。10年的金店生意让他品尝到了经营的艰难，也让他知道了小心的重要性。所以当身边的人一个个神情振奋，行动诡秘的时候，他不为所动。他觉得六合彩就是一场骗局，这种很多人多年以后才有的想法他当时就有了。他自信自己不会做那样的哈事。看见他们那样认真地研究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与十二生肖的关系，他觉得非常可笑，他们读了多少书他还不知道？读得高的也就是高中毕业罢了。

2

在那个秋天的金店里，余宏志踌躇满志，想要做一番事业。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是这样，白天开辆两万元买来的旧普桑满世界考察、联系，晚上和张琴躺在床上描绘美好前景，完了就一起在床上做些愉快的事。

周末的晚上，吃过晚饭，等放假在家的儿子进了电脑房，余宏志又把妻子拉进卧室。没等他开口，张琴就开始问：“都准备好了？”这让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件事一开始都是他一手在策划，也一直是他说妻子听，他喜欢看见妻子有点崇拜自己的目光和一脸向往的神态。现在妻子主动问起来，就倒了他的兴致，他从妻子的目光里能感受到她今天对这个话题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既然她问起了，他就要说。再说投资不是小事，他也需要和人商量，尽管妻子完全只是个听众。

余宏志差不多是在自言自语的叙述着投资的进展。车样已经看过了，沙场也联系好了，王军的钱还差5万元，他已经不容易了，搞工作的人凑出这么多钱；但他毕竟是职能部门的，跟他合伙有好

处,很多地方还要靠他出面,余宏志今晚就去收费站协商,协商得好事成,这是大头,如果过桥按吨位计费就没多少赚的,油涨价的事不怕,燃油费说了几年也没见真的开征,税收的事这年头还是靠关系。

“几点了?”张琴突然问。

“八点吧。”他说。

他感觉妻子今天有点怪。挂钟就在他们的床对面,抬头就能看到,她还要来问他。而且他们的钟一向都很准时,如果不是差一节电池,挂钟这会儿该报时了。电池是他有意取掉的,他嫌它吵人,影响他们说话和做事的情绪。此刻,他不知道再该说什么或是做什么。在沉闷了两分钟后,张琴说要到电脑房看看,儿子该睡觉了。他有点莫名其妙,现在刚过八点,儿子会去睡觉?但说不定妻子现在开始关心儿子了,毕竟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啊。这样想的时候,妻子已出了卧室,边带门边丢下一句话:“明天还要做作业呢。”

时间过了八点半妻子还没回卧室,余宏志无所事事,就望着对面壁上的挂钟猜想妻子在做什么。按理说儿子不会和妻子发生争执,买电脑的时候和儿子订了君子协议,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听妈妈的话。妻子上网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电脑盲。鼠标器在手里老不听使唤,斗个地主斗到现在还是包身工。要不就是和自己在怄气,但这些天一直好好的怄什么气呢。他懒得起床,也懒得去计较,就把电视打开,靠在床背上不停地换台。

张琴回卧室时已差不多九点了,一进门就扑到床上抱住余宏志的颈喊了一声老公。张琴一般很少有这样的举动,有这样的举动一般都还有下文,余宏志等着听她的下文。果然,张琴稍喘了口气又接着喊了声老公,然后说:“老公,我今天买码了。”“什么呀?”余宏志没有反应过来。张琴继续说:“我今天买六合彩了。”余宏志一把把张琴操开,说:“你是只猪啊,六合彩是骗人的东西,跟你说过



几十遍了，不要跟着买，你看我那几个同学哪一个买码发了财的，在这里打麻将都是屁眼里一抠鼻眼里一嗅，想发财，做春秋梦啊！你也跟着买，猪、猪、猪！”张琴还想说什么，余宏志不给她开口的机会，又接着说：“我们现在要做正事，你买码怎么行呢，我在外面奔死奔活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你做什么不好呢，要去买码？”张琴打都不怕，就怕他唐僧念经，一个大男人絮絮叨叨的念得她头要炸，撞墙的心都有。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沉默。

“输了多少？”他问。

“赢了。”她说。

赢了比输了好。余宏志这样想。钱是个好东西，谁都喜欢。他并不知道六合彩是怎么回事，对它的排斥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现在妻子毕竟是赢了，对他对这个家就没有造成什么损害。这不等同于妻子赢了他就高兴，只要妻子是仅此一次就行了。这是他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但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有点怪，一个他想知道但不想问的问题还是问出了口。

“赢了多少？”

“2000。”

侥幸啊，侥幸。2000元对他们这样一个小资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余宏志非常理智，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如果是第一次买她不会下这样重的手。在他的逼问下，张琴果然不是第一次。刚开始是跟着隔壁的嫂子们一起买，5元10元一个的数，输赢不大。后来余宏志的那伙同学常发信息给她，也赢过一次，但累计下来还是输了1200。这次是汪老师给了她一个确信，说今晚必开猴，相通的老鼠也要带。她分不出重点，就八个数每个买了100元。汪老师算码很准，说开猴今晚就真的开猴。

张琴的买码经历说得余宏志的心里打鼓。如果今晚不是开的猴而是其他数，那他们家就不是赢2000而是输2000了。余宏志出

乎意料地沉默着，张琴看着他，意识到这是唐僧念经之前的铺垫。赶紧把枕头边的被子掀开，从里面摸出一本《六合宝典》的书来，说：“六合彩在香港存在一百多年了，怎么会是骗局呢。再说汪老师也买，未必汪老师还没你聪明？你到网上去看看官方网站的介绍就知道是不是骗局了。”

余宏志没上过网，不知道香港六合彩有一百多年历史是不是真的，但汪老师比自己聪明倒是事实。这不光是汪老师是他同学里面少有的读过大学的人，更重要的是汪老师还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很早以前汪老师就拥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在开发区的门面房；另一处是离他学校不远的商品房。门面房是在开发区还不是开发区的时候买的土地，现在还没有发生经济效益，但这已足以证明他的眼力。商品房则主要是用来开小班的。汪老师以前是教数学的，现在是初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他出口成章的谈吐和教学上的辉煌业绩折服了很多家长，于是家长们便趋之若鹜地把孩子送到他的商品房里。余宏志的儿子也在汪老师的小班上，汪老师死活不肯收钱，但接受了他的烟和饮料。尽管汪老师经常装穷叫苦，腰包里也真的永远只放 100 元钱。但据余宏志分析，汪老师家的收入仅小班一项就远远超过自己了。

汪老师的爱人为了炫耀，曾向张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汪老师拿了四条红塔山到名烟店换钱，店主把烟拿进去一会儿后出来说是假的。汪老师接过来细看，然后冷笑着说：“这种把戏还在我面前玩，我的烟都是我在家做了记号的。我是老师，烟是我的学生送的。你以为是贪官污吏呀，赶快拿出来，不然我报警。”店主只好乖乖地把钱给了他。

就这样一个精角也买码确实有点出乎余宏志的意料。他一时不知怎么反驳妻子，顺手拿起《六合宝典》来看，明明听见了张琴在说“老公，睡觉吧”，他却感觉到那声音有点虚幻。



《六合宝典》第一页,特码诗之一:一码定江山。余宏志看不进去,又继续往后翻,终于看到了一段能看通的文字。

曾道人简介:曾道人先生(原名曾长生),于1941年8月19日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学习完中学课程后留学英国继续学习。1964年于利物浦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其后,1969年在港处理家族公司生意。1982年,曾道人先生参加了香港赛马会六合彩机构董事竞选,获得大比数选票,当选行政董事。并于1986年就职,任期20年。

简介的正上方还配有一幅照片,黑白的,有点模糊不清。一个戴着宽边黑框眼镜的老头子不拘言笑,给人一种遥远而又诡异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汪老师的深夜来访,以至于当汪老师戴副宽边黑框眼镜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直接转移到了汪老师的身上。在没有开灯的走廊里,汪老师眼镜后面的眼睛熠熠生辉。

汪老师是来问张琴是否中奖的。当余宏志的儿子过来敲门说好像是汪老师来了的时候,张琴差不多是跳下床去开门。余宏志有点恼怒儿子还没去睡,就径直去电脑房拔电源。出来时汪老师已进了门。在客厅坐定后,汪老师接下来以先抑后扬的职业语气对余宏志说了一段话,一年后,这段话成了买码界的一个笑料。

汪老师说:“今年开年,我在西街找瞎子算了个命。瞎子说我今年是财来人不知。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一不是官,二没做生意,财从何来? 喏,六合彩又传到香樟市来了。这真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准啊。我以前还想不通香港那么一个弹丸之地为什么富可敌国,很多人怎么就能一夜暴富,原来香港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六合彩就是致富的途径之一啊。香港人运气就是好,可以公开买六合彩,而我们只能买特码,也就是特别号。为什么叫特别号呢,就是这个号码和六合彩的前六个号码不一样,不是摇出来的。是香港六合彩为了增加趣味性,吸引人参加,提前放进去的。号码放进去后很隐蔽地藏起来,然后六合彩公司召集全香港的三教九流、能人异士

在头年底制作出全年的特码玄机,供码民研究。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博彩方式。中了特码都有一比四十的赔率,如果七个数全中那该是多少啊。听说香港有人买两块钱的六合彩就成了百万富翁。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这段话从一个语文老师的嘴里说出来极富感染力。有问,有答,还有知识性,让余宏志这样一个码盲对六合彩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余宏志问汪老师赢了多少,汪老师说连中了几期,但不敢重买,也就是一两万元。

送走汪老师后,是夜余宏志和张琴各自在床上翻腾,本星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做那件令人愉快的事。

3

一大清早,余宏志的金店才开门,有三个要打麻将的同学就进来了。就好像是一直在门口等。因为余宏志要做生意,加上要等王军的信,张琴又没起床,所以就三缺一。但他们都没有打电话邀人的意思,都坐在后厅里读着带来的码报等张琴。他们是余宏志店里的常客。

对这样几个常客余宏志是欢迎的。他们一星期至少有一天在他这里打麻将。星期六和星期天是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只要谁带头打个电话,他们班都不上。他们的到来解除了余宏志的寂寞,也给他的金店带来了人气。更实际一点的是,每次到了吃饭的时间,余宏志便到牌桌上看谁和了大牌,抽个几张钱的水钱买菜,这样一件皆大欢喜的事解决了他全家的伙食费。多少年以后,余宏志突然想到,牌桌上抽水实际上就是做庄的一个雏形。

王军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收费站的事已谈妥了。每过一次收50元,而且只收单程。前提是不每次开票,记账,一月一结。余宏志巴



不得这样,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到时候他们转让了还可以赖一个月的钱。这么遥远的事,这么低劣的想法他都想到了,当时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

王军说有些礼上的事还要过一下,他已做主请他们吃饭,时间就定在星期二。余宏志的另几个同学等不得他们把话说完,不停地邀王军入座。王军就是不肯上桌,说还要去油站看看,他听说油价涨了两角。余宏志没过早,就叫同学帮忙照看一下店铺,也跟着一起出去了。

在那个秋天里,余宏志难得像今天这样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穿过这条西街了。这是香樟市的一条老街,也是香樟市最热闹、早点品种最丰富的一条街。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的西街有点像“文革”时期的文斗场面,一片狼藉的模样。过去西街是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文革”时期,各派的文工员都来这里抢占阵地,大字报贴满了一条街。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报纸没有贴上墙,全都是六合彩的码报资料,就像摆地摊一样放在路边上。很多门店的老板也坐在店门前,捧着一张码报研读。就连做苦力的板车也手持一张码报,两眼茫然地坐在街沿上。西街二巷、三巷以前是瞎子算命的去处,现在也变成了卖特码的地方,瞎子们大都改了行,算码,不算命。

余宏志金店的南桥路也能看到一些研究码报的人,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种壮观景象。此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念头:要是全市人民读书都这样该多好啊。当他笑着把这个念头说给王军听的时候,王军告诉他其实这里早就是这样的了。

王军也没有过早。在定记牛肉馆,余宏志抢着付了早点钱。他一向乐意这样做,花很少的钱但能显示出自己的大气和情义。找到桌子坐下后,旁边一些食客的话便能传到耳朵里来。都是一些关于买码心得的交流。余宏志觉得很有意思,就笑着问王军:“你买码吗?”王军说:“买,但很小。我是买了好玩。”余宏志不觉

得有什么好玩,又问:“赢还是输?”王军说:“输了一千多。”哪有输了一千多还好玩的,余宏志觉得王军是在满嘴胡说,就没有再说什么。

吃完面,余宏志和王军走到街口拦了辆面的,准备去油站看看油涨价的事。面的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说咬死耗子这句话很准。面的司机说:“耗子被咬死了,老鼠出不来,谁咬老鼠?猫啊,猫是老虎的舅舅,我看下期就是老虎里的数。”余宏志心里暗暗好笑,还有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说法呀。但他没有点破,他不想管这个闲事,怕一不小心骂了自己。面的司机的这个电话打得很长,结果把他们装过了头。

下车的时候,余宏志骂了句:“妈的,这世界,疯了。”

回到金店时已差不多是中午了。油果然是涨了两角钱,余宏志打算再合计合计,两角钱对他们那种高耗能的货车来说不是小数目。

金店前面一个人都没有。进得后厅,余宏志发现里面像过节一样的热闹。牌早就没打了,一大伙人围在桌前研究码报。余宏志也走过去看,见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便顺手拿过一张塑料做的生肖图来看。生肖图的下面都有数字,按十二一轮依次排列,每个数字又无序地用颜色标出红绿蓝波。余宏志觉得自己是老虎看水车,不通,就又过去拿他们正在争论的纸条。纸条上有张琴早晨从电脑上抄下来的一句话,据她说上期的特码就是这句话准了。那句话让余宏志感到莫名其妙,觉得它们与数字与生肖毫无关联。“崇癩皇帝上吊。”崇癩皇帝,崇癩皇帝是谁呢,莫不是抄错了?问张琴,张琴说对了几次,绝对没错。

“崇癩皇帝就是崇祯皇帝。”汪老师一语惊人。不是汪老师开口说话,余宏志还不知道汪老师也在。

汪老师说:“崇祯皇帝是朱元璋的后代,历史上明王朝的最



后一个皇帝，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逼死在煤山。六合彩说成是崇癩肯定没错，那是在故弄玄虚。皇帝是龙，吊死了龙就不会出。你们谁去查查他是哪年出生的，再找万年历对照一下，看看他是属什么的。”

这时候的金店后厅就有点像在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汪老师抛砖引玉，大家个个踊跃。有人说香樟市各书店的万年历都卖缺了货，张琴自告奋勇地说网上可以查得到。也有人说龙是不死的神物，说不定下期就是开龙这么简单。余宏志自听了说崇癩是六合彩故弄玄虚的话，就一直盯着这个“癩”字看，他心里闪过一丝想法，但太牵强，他是外行，说出来怕招他们笑。

余宏志的儿子从电脑房里出来等饭吃，他们的讨论他也听进去了一半。于是也插了一句，说：“朱元璋姓朱，他的后代也姓朱，下期就出猪”。

大家的眼睛都为之一亮，是啊，朱和猪是谐音，这么简单的事都没想到，六合彩玄机里就经常有出生肖谐音的。一经说破，大多数人都认同了。只有汪老师说值得考虑，最起码要带着。余宏志不以为然，如果六合彩这么简单，那六合彩早破产了。就拍打了一下儿子的后脑壳，说：“大人说话小孩子听，不要插嘴，记住了吗？”

吃过饭，大伙都欢天喜地地带着研究成果作鸟兽散了。余宏志无所事事，想起很久没去看望父母了，又是周末。就吩咐妻子看店，自己开了那辆旧普桑，往南城门那边去了。

余宏志很有孝心，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他的这颗孝心是他奶奶在他儿时为他种下的。那时候他家里很穷，不像现在他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玩具，更不用说是电脑了。为了玩耍，他经常和小伙伴一起上树下水。有次他们在山坎下的水田边发现了一团观音土，就挖出来，躲到村后的石板上做玩具。奶奶迈着小脚，寻了好大一圈才寻到他们。见他正在兴头上，奶奶就问他在做什么。他的观音土